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25)

□ 白占全

西宋庄(下)

高豹子说：“单独住的想法，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杨思源说：“我们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，你就不用再抱有任何幻想了。”

“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！”高豹子扔下一句话，甩门而去。

杨思源说：“陆野，高豹子的思想有严重问题，你得抽空和他好好沟通。”

“是啊，枪毙贺兆林，高豹子有情绪。没当上队长、副队长对我和白钟林有意见。大当家的到哪都是单独住一眼窑，这次让他和一般战士住一块肯定思想上接受不了。不过，让他慢慢适应吧。”

“你们要随时注意他的思想动态，以防生变。”

“我觉得他暂时不会有那种想法。明天你走后，我们先收拾那两户恶霸地主，借此机会成立农会。”

“好吧，按你们的想法去做。”

陆野和杨思源说完话，刚回到队部，南街财主武德春穿着单黑袍蓝褂到武家大院找游击队长，在院子白碰到刚从二中队出来的副队长白钟林，白钟林问清是本村财主，就带着来到队部，一进门，白钟林说：“这就是我们队长陆野。”

武德春弯腰行礼，笑嘻嘻地自我介绍说：“鄙人也姓武，贱名德春，是西宋庄的财主。”

陆野说：“你来有甚事？”

武德春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在村里算是有钱人，这些年可能惹下一些人，现在你们来了，恐怕有人借助你们的力量来收拾我，希望你们能网开一面。”

“你在村里干坏事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主要是放了些高利贷。”

“靠高利贷盘剥穷人，还说你没干坏事？”

“我这是以钱赚钱。”

“以钱赚钱那是幌子，其实质就是剥削。”

“游击队来到我们村，我愿意拿出两千块大洋三千斤粮食来支助。”

“两千块大洋有点少。”

“那就三千吧，明天一早我就送来。粮食麻烦游击队的人来搬一下。”

“粮食不用搬，你提前准备好，待明天定下分粮地点再搬。”

“你单提供钱粮不行，还必须得拿出你的高利贷账单，明天当众销毁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的损失太大了，连本钱都没有了。”

武德春恳求着说：“陆队长，您开开恩，不销毁账单不行吗？”

陆野态度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愿意交出账单，咱就达成协议，不愿意交出，那钱粮我们也不要了，交由游击队搜查处理。”

武德春哀求着说：“千万不要让游击队来家搜查。我家还有八十岁的老母，游击队一旦上门，非把她吓老熬不可。”

“游击队不上门搜查可以。但那账单怎弄？”

“我交，今天回去整理好，明天早上连同钱一起送到队里。”

“好吧，明天早晨见。”

武德春走后，陆野叫来白钟林、李忠良商量第二天行动，陆野说：“南街财主武德春主动找到我，愿意出三千块钱三千斤粮食，也愿意交出高利贷账单销毁。我已答应他，游击队不上门搜查，接收他交来的三千块钱，三千斤粮食分给群众，高利贷账单当众烧毁作废，从此两清。你们觉得如何？”

白钟林说“按照你的意见办理。”李忠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

陆野说：“北街财主武德才比较霸道，做事歹毒，经常催租逼债，在村里民愤极大。我的意思是明天早晨一早收拾他。”

白忠良说：“要收拾，现在就动手。迟了恐怕财物转移，人连夜逃走。”

陆野说：“钟林说得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就行动，立刻包围武德才住处。”

陆野说罢，三人相跟出门，喊上野鸽子，叫上一中队全体人员，从二楼南侧小门出去，快速向北街武德才家走去。到了大门口，一条大黑狗狂吠着向人身上乱扑，野鸽子掏出手枪，照着狗的脑袋叭叭开了两枪，大黑狗应声倒地，呜呜哒哒哼了半天，一命呜呼。

武德才听见枪响，从当中窑走到前院，看见前院进来二十来号穿着灰衣服背着武器的人，赶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各位好汉，你们找谁？”

陆野说：“你就是武德才财主吧？”

武德才哆哆嗦嗦说：“是……是我，你们有甚……甚事情？”

李忠良掏出裤兜里的细麻绳，三箭两把就把武德才捆了起来，照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厉声说：“朝回走，到居舍说事。”

武德才哆哆嗦嗦地走到当中窑，陆野说：“这些年，你坑害了多少穷人？”

武德才说：“我没有坑害穷人。”

“你雇长工没有？”

“不雇。”

“那你的一百多亩地谁种？”

“租给人们种。”

“人们种地你收租。不论天旱雨涝，有收成没收成，都照收不误。还是大斗进小斗出，对吧？”

武德才支支吾吾，半天不说话。

白钟林问：“听说你在大麦郊开有当铺，你放高利贷不？”

武德才含糊糊地说：“放一点，数量不大。”

白钟林火悻悻地说：“高利贷数量大了那还了得！”

陆野说：“你还是自觉地把这些年剥削人的钱财交出来吧。”

武德才说：“也没多少，家里大概有千数来块。”

白钟林恼火地说：“日哄谁嘞，你以为是打发讨吃的？千数来块就准备交账，没一点诚心。”

武德才说：“没有日哄，千数块钱就是我的家底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村里人谁不知道你的底细。李忠良，拉拉绳子。”

李忠良提起捆在武德才身上的麻绳，用力往紧一抽，武德才当下痛得哭爹喊娘，白钟林问：“你把银钱藏到哪了？”

武德才浑身筛糠似的颤抖着说：“我说，我说，松开绳子我说，空窑里还有。”

李忠良松了松麻绳，武德才身子轻松了点，腿依然抖着说：“前炕角石板底炕洞里有一圪柁，大概有千数块。”

李忠良掀起炕簏，炕石板上抹着炕皮，但一眼就能看出炕石板的轮廓。李忠良抠开缝隙，一把揭起炕石板，露出了柳结圪柁，圪柁口盖着一块厚厚的棉布，棉布下面铺着两三层绸子，揭开绸子是多半圪柁白洋。李忠良盖住圪柁口，从炕洞里提出圪柁，放到炕上。陆野说：“柳常青，执掌银钱。”

柳常青提着圪柁放到脚底箱盖上面。

陆野说：“武德才，先把箱柜里的拿出来吧。”

武德才哼哼唧唧说：“我的手捆着，怎么寻啊。”

陆野说：“你交出钥匙，我们寻。”

武德才说：“银洋在箱子底隔层里，箱子钥匙在柜子上。”

李忠良打开柜子门，从柜子上取下钥

匙，打开箱子上的铜锁，揭开箱盖，箱子里放着满满的铺盖。李忠良搬出铺盖，露出箱子底，两只手指插在两边的两个小孔里，掀起隔层木板，箱子底放着几层用麻纸包着的一卷一卷银洋。柳常青拿来一只空圪柁，和李忠良一起把箱子里的银洋全部拿了出来，装进圪柁里。武德才说：“箱子底的银洋正好一千块。”

陆野说：“哪里还藏着银钱？”

武德才说：“没有了，你们把我的老底都拿走了。”

李忠良拉紧绳子，武德才感觉绳子要往肉里钻似的，痛得大声喊叫，不住地说：“别折腾我了，松开绳子，我全说。”

李忠良放松绳子，武德才说：“脚底中间黑瓷大瓮里还有。”

李忠良走到大瓮跟前，揭开瓮盖，大瓮里装着满满的黑豆，李忠良叱骂武德才哄人，武德才歪着头说：“挖出黑豆，黑豆底便是银洋。”

李忠良从门道开着的另一只木箱里寻出两个布袋，柳常青在橱柜里拿出一个大碗，递给李忠良，自己两手撑开布袋口，李忠良把黑豆一碗一碗地舀到布袋里。舀满两布袋，漏出一个包着绸布的箭箭拍子，清扫完黑豆，拿起箭箭拍子，拍子底果然是白花花的大洋。柳常青和李忠良各自清点着往空圪柁里放银洋，一共装多半圪柁，两个人一碰数字，也正好是一千块。

陆野问武德才：“银钱还藏在甚地方？”

武德才看看穿着一色衣裳的二十来个拿武器的人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我说。左边空窑草囤底炕洞里也有。”

陆野安排两个战士看守武德才，其余人员都跑到空窑。李忠良跳到炕上说：“草囤里全是谷子，怎弄？”

陆野说：“找几个口袋，装到袋子里，明天分给穷人。”

李忠良在锅台上找到几个口袋，叫了几个战士，拿着碗，张开口袋，装起了谷子，一草囤谷子装了七八袋全部装完。装完谷子，挪开草囤，李忠良拿起一把铁锹，撬起炕石板，露出一个大黑瓷坛，瓷坛口子盖着。李忠良揭开盖子，里面装满了银洋。柳常青拿来袋子，和李忠良一起往袋子里装银洋。一坛子银洋装多半布袋，两个人一碰数字，也是一千块。柳常青提着银洋袋子，放到箱子上。众人走到武德才的卧室，陆野问：“武德才，你哪里还藏着钱财？”

武德才说：“后窑箱子里还有，大概有七八百。”

李忠良问：“后窑在哪里？”

“右面柜子背后。”

李忠良、柳常青各扶柜子一头，用力挪开柜子，露出后窑豁口，李忠良往里走了走，里面黑乎乎的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木箱的轮廓。李忠良让柳常青点着灯递进去，后窑里的东西一目了然。柳常青要来木箱钥匙，打开两个木箱翻看。里面的一个箱子里只是放些格格布、白布，前面的箱子上面放几床绸缎铺盖，搂出铺盖，漏出了白洋。柳常青出去找了个布袋，和李忠良一起把白洋收在布袋里，一共是八百六十块。

柳常青提着半袋大洋和李忠良一起走出后窑，挪正柜子，告给陆野数量。武德才赶忙说：“陆队长，藏银钱的地方全告诉你们了，再没有了。剩下的就是些粮食，大瓮里、炕上草囤里全是。”

陆野说：“留足你一两年的吃喝，其余的粮食都分给村里穷人，怎样？”

武德才哭丧着脸，叹息着说：“我能怎，

由你们吧！”

陆野说：“忠良，你去沟畔奶娘家叫一下奶弟武青拴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我去叫吧，你们忙着。”说着，野鸽子侧着身子出了门。不到一袋烟工夫，就带着头箍毛巾的武青拴进来了。

武青拴说：“陆野哥，叫我来有事？”

陆野说：“村里各家各户的情况你清楚吧？”

“清楚。”

“你去村里召集一下穷人，告诉大家拿上家具，到十字街口来分粮。说清楚是红军给分粮。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去。”武青拴说罢转身出了门。

陆野说：“白钟林队长，你回去领上二中队到武德春家搬粮食。”

白钟林应声而去。陆野转身对李忠良说：“忠良，你带两三个人和柳常青一起把银钱放在队部上锁封存。”

李忠良叫了两个人，和柳常青一起提着圪柁、背着布袋，向武家大院走去。陆野招呼一中队队员往起装粮食，不一会装有了三四十袋，全部扛到十字街口。此时，街口已来了不少群众。武青拴依然站在高处喊叫穷苦人来十字街口分粮。人越聚越多，不一会，就站满了十字街。这时，马利民的二中队也在白钟林的带领下，从武德春家扛来粮食五六十袋，全部码放在十字街口。

陆野叫来奶哥武青拴问：“哥，大概有多少穷人家？”

武青拴说：“大概有七八十户。”陆野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来每户分一袋粮食不存在问题。”

陆野看了看的人已差不多了，几步跨到粮袋后面的高圪台上，高声说：“乡亲们，我们是红军晋西游击队，是共产党领导的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。队伍先前驻扎在辛庄村，今天上午才搬迁到咱们西宋庄村，从今以后，西宋庄就是晋西游击队的家，游击队和大家就是一家人啦。今后晌，我们从武德春、武德才两户财主家里搬来了八九十袋粮食，分给七八十户穷人。分粮前，我们在穷人中选一位能人出来担任村农会主席，由他主持分粮，大家觉得如何？”

陆野一说，人们低头议论。议论了一会，陆野说：“大家考虑好了，大声说出来。”不少人提议武青拴，也有个别人提议武尚有的。陆野觉得武青拴年轻，还念过冬书，认识不少字，工作起来得劲，就对台下众人说：“不少人提议由武青拴担任农会主席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圪台底的人一哇声喊叫同意。

陆野喊：“武青拴，请到圪台上来。”

武青拴应声从人群里走出来，跳上圪台。陆野说：“群众选你当农会主席，现在由你主持分粮。”

武青拴说：“这，行吗？”

陆野说：“行。”

武青拴向台下招了招手说：“各位选我当农会主席，感谢大家的信任，以后做事，还得大家帮衬。眼下，红军从武德春、武德才两家财主家里没收八九十袋粮食，根据咱村实际情况，每家穷人可以分得一袋粮食。还没收了两家的高利贷账单，现在当场烧毁，大家的高利贷从此一笔勾销。”

武青拴说完，白钟林、李忠良立即把账单递给他。武青拴接过账单，高高举到手里，让台下众人看清，随即弯腰蹲下，陆野当即掏出火柴，点燃两三张账单。武青拴把账单拆开，一一点燃，不一会，所有账单就变为纸灰。

烧完账单，开始分粮，武青拴跳下圪台说：“粮食全垛在这儿，每户能分一袋，各户出一个人来粮前排队，从粮垛边开始扛，碰上甚品种扛甚。”

武青拴说完，人们自觉排成一排，按顺序扛上粮食，说说笑笑而去。